



帝國王室花園—伊甸園： 在原住民的部落傳統文化記憶裡閱讀 伊甸園故事

Walis Ukan (張秋雄)

南非夸祖魯納塔爾大學哲學博士

本院舊約學助理教授

人子啊，要為推羅王作哀歌，對他說，主耶和華如此說：

你曾是完美的典範，智慧充足，全然美麗。

你在伊甸—神的園中，佩戴各樣寶石，...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預備的。...

你從受造之日起行為正直，直到後來查出你的不義。...

萬民中凡認識你的都必為你驚奇。你令人驚恐，不再存留於世，直到永遠。

(結 28：12-13、15、19 《和合本修訂版》)¹

以西結書二八章這一首輓歌，道出了一個被殖民的民族，在後殖民與在新殖民的處境裏，親自經歷一個帝國的宏偉華麗的處境：她曾是如此的完美典範、智慧充足、和全然美麗。甚至，在帝國受造之初，上主恍如將她們安置在伊甸園中，使她們配戴各樣的寶石，享盡世間的財富與榮耀。然而，這一切華麗、壯碩與強盛的帝國外表，卻在上主「直到後來查出你的不義」中，這些榮美的情景漸漸消滅，以致

¹ 以下的聖經經文譯本皆採錄自《和合本修訂版》(2011年三月再版)。



永遠的消失。

這一段對於推羅王的哀歌，我們不難發現幾個隱藏的信息：伊甸園的敘述，可以肯定已經在以西結先知書的編輯前完成了，且也已經受到古以色列知識份子所熟悉。同時，我們也可以大膽地假設摩西五經已經存在於她們的後殖民與新殖民的處境當中，甚至在會堂已為後期的猶太人所誦讀，並奉為宗教重要的經典。在此同時，伊甸園的故事也變成了以西結書編輯者的一個最具體的文化記憶的一個採用，並放在另一個處境裡作為再解釋的參考文本，以闡釋推羅王國的興衰，暗示殖民帝國的繁榮與衰殘。且將這個傳統伊甸園轉換成後來的耶路撒冷的過去美景的省思，也同時在暗示著被擄的以色列人的祖國，美好的伊甸園，上主所設立的原先就是在耶路撒冷的王室宮殿的花園裡之美好。²

然而，透過這一個氛圍，讓我們再次地去反思創二~三當中的伊甸園的敘事，在猶太人的前帝國殖民（巴比倫帝國）之後殖民處境，與新帝國興起又再殖民的新殖民（波斯帝國）的處境裏，創二~三伊甸園的神話素材，特別是站在台灣原住民的部落傳統哲學裏，對於此段經文我們可以激盪出怎樣的信息呢？我喜歡 von Wolde 所說的創二~三不是在處理歷史的問題，而是最後形式的經文，到底對當時讀者所要呈現的神學意義。³但是，Mettinger 提醒我們在閱讀創二~三時，應該放在被擄後期的處境來思考。⁴而 Stordalen 提議要我們閱讀創二~三時要比較古近東的神話。⁵同時，她也提到伊甸園在古近東的環境裏也可能象徵著帝國王室的花園，尤其在農業社會的環境中。⁶這些不同的提醒，對於早已失去祖先土地，僅以寄居身分而毫無權利掌控自己祖先土地的台灣原住民來說是情何以堪。原住民隨時都可以在一紙統治者的公文裡，以「BOT」「開發」之名，大批掠奪祖先的土地。在外來

² Lawrence E. Stager, "Jerusalem as Eden," *Biblical Archaeology Review*, May/June (2000), 36-47, 66.

³ Ellen von Wolde, *A Semiotic Analysis of Genesis 2-3: A Semiotic Theory and Method of Analysis Applied to the Story of the Garden* (Assen: Van Gorcum, 1989), 223.

⁴ Trygve Mettinger, *The Eden Narrative: A Literary and Religio-Historical Study of Genesis 2-3* (Winona Lake: Eisenbrauns, 2007), 132.

⁵ Terje Stordalen, *Echoes of Eden: Genesis 2-3 and Symbolism of the Eden Garden in Biblical Hebrew Literature* (2000), 474.

⁶ Terje Stordalen, *Echoes of Eden: Genesis 2-3 and Symbolism of the Eden Garden in Biblical Hebrew Literature*, 84-88.





統治者包裝美化之下以「原住民保留地」之名，卻為「外來殖民者與財團保留地」之實，此為原住民後殖民處境與新殖民處境的最好詮釋。原住民的這種部落經驗，再來看可能當時古以色列人經歷了帝國的蹂躪之後，接下來又不得不在新帝國殖民主義的推行當中苟活時，是不是也如同原住民一樣的感受，來面對自己殘破的家園、祖先的土地、和期待在新帝國殖民主義底下建構民族的傳統文化，來延續其民族的命脈呢？身為原住民處於後殖民與新殖民的處境裡，又該如何閱讀這創二~三呢？

文化的記憶（cultural memory）

基於這種原住民的部落經驗與後/新殖民的處境，來反思在此情境裡所編輯的創二~三，是否可以表達怎樣的信息，而這別具有目前原住民處境裡的情境化的論述。因此，本篇論述在方法論上要藉助於最近學者們所談論之文化的記憶（cultural memory）並以其理論來嘗試連結，讓筆者以一個身為外來者的閱讀者，帶著部落經驗文本與古以色列人文本的對遇，在文本的對遇裡探索不同的後/新殖民處境裡，可能經歷的種種。

霍瓦克（Maurice Halbwachs）的經典作《論集體記憶》（*On Collective Memory*）。霍瓦克認為：「即使在複製過去的時刻，我們的想像依然受現今社會環境影響」。⁷文化記憶所呈現的不是歷史學家所說的過去，它也不完全是虛構的故事。它是指作為共同的指導或認同的基礎在說明過去的一種說法（version），它們是真實存在的，且具有道德規範的教導。⁸同時這些集體記憶承受著，來自與它相關聯的民族的力量。⁹「文化記憶」具有傳承（handing down）的意思。可以藉著不同的再現形式文化的象徵，例如：符號、圖像、再現的古蹟、古墓、廟宇、神像等等，將其內在承

⁷ Maurice Halbwachs, *On Collective Memory: The Heritage of Sociolog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49.

⁸ Maurice Halbwachs, *On Collective Memory*, 80.

⁹ Maurice Halbwachs, *On Collective Memory*, 48.





載的含義和意義超越其內存的邊界，來呈現文化內涵，並帶到目前的生活形式。¹⁰

就目前我們將探討的創二~三，在原住民的部落經驗裡，正是一個部落經驗裡的神話文本。Jan Assmann 認為真正的文化記憶並不是強調事實與否，而是記憶的歷史。藉由文化的記憶變成事實的歷史記憶，從而將它變成神話。這基礎歷史神話的被敘述是爲了在現今闡明這原初的觀點。因此，通過記憶，歷史變成了神話。這並不代表一種虛構，因爲在持久的，規範的，並形成權威感裡它變成了事實。例如：傳統節期將過去活在現今，並且這種連結也提供了所屬記憶團體的認同基礎。¹¹這些文化記憶的承載者通常是巫師、吟遊詩人、歌舞獻藝者、祭司、教師、藝術家、文士、學者、官員、和其他人。¹²

Paul Connerton 在它所寫的【社會如何記憶】(How Societies Remember) 裡進一步說到，社會是透過人的傳達與團體的維繫來記憶。並且，他認爲社會記憶被組織化是透過紀念的儀式和身體的實踐 (body performances) 來合法化。如此，記憶和身體的實踐，藉著神話讓過去重新於現今再現，如同過去一樣，都沉澱在身體裡，¹³也實踐於神話所屬之團體的生活當中。

所以，當部落耆老藉著他們的身體來實踐與傳述時，就會再次的再現與回溯祖先的傳統。如同創二~三伊甸園故事，若從原住民的部落經驗來說，它不僅是一種神話口傳故事的延續，更是祖先文化記憶的一個文本。這種神話故事在透過耆老們的口述與記憶的再現之後，後代的子孫就會透過這些文化記憶，產生認同的基礎，並獲得倫理上的教導。所以，這不是現今歷史學家裡所關注的客觀歷史素材，我喜歡說，創二~三伊甸園故事，如同 Halbwachs 所說，這些都是記憶的所屬者社會認同的一個基礎所在。¹⁴用台灣原住民部落裡的經驗來說，這是一則古以色列人的始祖神話，經過被編輯之文化記憶的文本。

¹⁰ Jan Assmann, *Cultural Memory and Early Civilization: Writing, Remembrance, and Political Imagin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6-7.

¹¹ Jan Assmann, *Cultural Memory*, 38.

¹² Jan Assmann, *Cultural Memory*, 39.

¹³ Paul Connerton, *How Societies Rememb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72.

¹⁴ Maurice Halbwachs, *On Collective Memory*, 49.





伊甸園—連結民族的始祖與上主的鎖鑰

有了以上文化記憶的角度，以及放入到原住民部落文本的神話素材來說，創二~三的神話原型，最適合用來說明的是目前原住民部落裡所口傳記錄的始祖神話素材。這些部落族人所熟悉的始祖神話素材，如同創二~三一一樣，交代了古以色列人的最原初的始祖（最原初的一男一女），也就是亞當和夏娃。創五、創十，以及創十一之後的家譜都連結起來思考時，我們不難看到以色列人在其口述的神話素材裡，都有意的將其源頭追溯到最原初的亞當和夏娃。並且，強調了這原初的始祖亞當、夏娃的出現是來自上主的手裡。所以，伊甸園的故事，不僅在說明了過去以色列人的耆老在口述者這些神話故事時，可能，其一就是要透過這伊甸園的故事，讓後代以色列人知道，我們的始祖是誰？從這神話故事建構其連結到自己民族的祖先淵源；其二，就是要說明伊甸園故事裡的始祖，皆來自於上主的創造，也教導後代子孫民族的源起始於神聖大能的上主，因此，以色列人是源於上主之神聖的民族。這樣看來，伊甸園故事正是以色列人連結祖先的淵源，民族身分之神聖的尊嚴，和創造主的重要鎖鑰。當伊甸園故事，一直永遠被後代以色列人作為重要的文化記憶素材時，以色列人後代的子孫，可以透過伊甸園故事連結到祖先的源頭和上主的創造神聖心意。

創二~三所敘述的這種文化記憶中的神話原型架構，同樣也出現在台灣原住民部落中始祖起源的神話素材裡，透過數千年代口傳延續，至今仍為族人在部落中重要文化記憶的遺產。例如：鄒族的始祖傳說中，說到：「尼弗奴神用播種的方式，創造出兩個鄒族的始祖，他們繁衍後代子孫...」，¹⁵又在另一處，說道：

古時候哈莫天神從天上降臨特富野社，種植人種。他播下的種子從土地裡長出來，就成為現在人類的祖先。所以，「人」亦叫做「茲木非多久啊」，意思就是「從土裡長出來的」。天神造人，就是最初的那一次，以後的人都是由泥土中長出來的人相互交配漸漸繁殖增強的。¹⁶

¹⁵ 浦忠成，《台灣鄒族的風土神話》（台北：台原出版社，1993），6。

¹⁶ 原取自浦忠成，〈阿里山鄒族口傳故事，天神播種人類〉，達西烏拉彎·畢馬，《鄒族神話與傳說》（台中：晨星出版社，2003），33-34。





鄒族的口傳始祖神話，將天神與始祖連結起來，這種將各民族的始祖與天神連結的口傳始祖神話，都可以在原住民部落裡的耆老口述中，又例如：噶瑪蘭族的始祖神話裡也認為噶瑪蘭的始祖，女的叫 Mutumazu，男的叫 Siagnau。這兩位皆是天神，Mutumazu 原本就是住在天上的女神，而 Siagnau 是地上的人類。Mutumazu 很窮沒有東西吃，才到地上來播種解決饑荒，也因而結合生下噶瑪蘭的後代。¹⁷

在排灣族裡的石板雕刻藝術裡，也有如此的始祖神話故事，目前也被族人雕刻在部落裡或家屋前。例如：來自 Lavare 的神話故事...



造物者創造宇宙萬物之後，覺得好像沒有一個合適的管理者，讓大地萬物顯得十分混亂。於是讓巨石生出了一男一女，造物者取名女的叫 Kariu，取名男的為 Karia。這兩兄妹就是排灣族平民的始祖；並尊稱土地為母親。為了繁衍後代，造物者叫他們結婚，並且以背對背的方式生出了第一代的後代。¹⁸

雖然，這一則始祖傳說僅述說了平民始祖與造物者的關係，但也都不會失去如

¹⁷ 劉璧榛，〈稻米、野鹿與公雞：噶瑪蘭人的食物、權力與性別〉，《考古人類學刊》，67（2007）：43-70。

¹⁸ 霍斯陸曼·伐伐（王新民）所提供，下載自【左營高中原住民網站】的演講內容。

http://www.tyhs.edu.tw/indigene/speech.htm#專題演講大綱_伐伐





同創二～三裡所要表達有關以色列人始祖（亞當與夏娃）與造物者上主之間的關係。其他原住民各族類似的始祖神話傳說的原型也都可以發現在耆老的口述當中。至於在賽德克族部落裡，一樣也流傳這種形式的口述始祖神話：

很久以前，白石山區有一塊巨石聳立在山頂上，山頂上又長了一棵巨木，巨木分叉成二枝，樹葉茂密。有一天，天空巨變，雷電交加，風雲變色，突然自天空降下大雷，穿過濃密雲層，打在巨木及巨木；頓時，天搖地動，巨木一枝斷裂，一會兒，有三人自巨石中出來，二男一女，其中一男看到四周山巒起伏，樹木叢生，又回到巨石裡；另外二人，覺得外面世界多采多姿，景色優美，不再回巨石裡。從此以後，後代子孫滿山谷。¹⁹

自天空降在白石山（Pusu Qhuni）的大雷，成了兩位男女神，最後成為賽德克族的始祖。賽德克族的始祖神話一樣也和古以色列人的伊甸園神話一樣，透過一則始祖神話來表達這個民族的始祖起源，皆來自天上的造物者。這種萬物與萬民皆來自造物者上主的神學，不正是創一和創二要表達的主題，也是原住民部落始祖傳說所要呈現的重要神學。神學不是只有古以色列人才有，任何一個民族皆都有來自造物者來的神學，如此，也可以讓我們明白。

伊甸園—殖民帝國王室的花園

然而，若我們從原住民的始祖神話的角度，來解讀古以色列人的伊甸園始祖神話時，我們會很直接地會提問：為什麼這個伊甸園所指的位置，好像是在帝國的區域呢？而不是原住民始祖神話裡，所指的一定都會和各民族所指的祖先土地、聖山、傳統神聖祭典有關的。²⁰

¹⁹ 以上的口述傳說取自【賽德克族文化數位學習網】，南投縣平靜國小在部落裡所收集的族人口述神話故事。http://163.22.102.129/dyna/webs/index.php?account=pgps06&mod_area=15&id=3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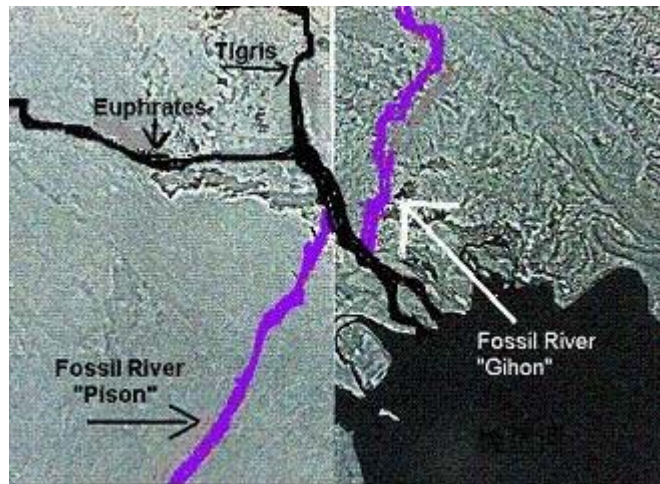
²⁰ 例如：在創一有提到安息日，但是，在創二～三就沒有提出。至於在特別的部落祭典裡再與始祖傳說放在一起來教導現今的年輕族人的例子，我們也可以從近年才正名的卡那卡那富族的米貢祭（Mikong）和河祭（kaisisi cakian）；以及拉阿魯哇族的貝神祭（miatungusu）也可以看出。





有一條河從伊甸流出來，滋潤那園子，從那裏分成四個源頭：第一條名叫比遜，它環繞哈腓拉全地...。第二條河名叫基訓，它環繞古實全地。第三條河名叫底格里斯，它流到亞述的東邊。第四條河就是幼發拉底。(創 2：10-14)

爲什麼不是指以色列人的祖先之地上的約旦河？這四條河當中，所提到的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卻不是在以色列祖先之地境內。還是正如 James A. Sauer 考古學家所主張：伊甸園當中的第一條比遜河，可能是指在阿拉伯境內已乾枯的堀未特河 (Kuwait)。因爲，在大約 3500BCE~2000BCE 年間，在氣候急變之下因而枯乾。²¹Juris Zarins 也認爲基訓河，就是現在發源於伊朗境內，最終注入波斯灣的庫倫河。我們若使用可能的位置可以用以下的圖片表達：²²



雖然，截至目前，學者們仍然還是針對其正確的位置有著不同的見解，並提出確實的位置已無可考的說法。但是，我們如果接受 Sauer 或 Zarins 的看法，我們不難發現創十二裡，以色列人的祖先亞伯拉罕，所離開的「吾珥」的地點，正是從那

²¹ James A. Sauer, "The River Runs Dry: Creation Story Preserves Historical Memory," *Biblical Archeology Review*, 22/4 (1996), 52-54, 64.

²² 圖片取自 "Proof of the Garden of Eden" in *Lions of Yahuda*. <http://izrahbanyahuda.wordpress.com/2013/01/28/proof-of-the-garden-of-eden/>。至於有關 Juris Zarins 的討論可參考 George Potter, *Ten More Amazing Discoveries* (Utah: CFI, 2005), 107ff.





個區域來的，也就是編輯者所面對的殖民帝國所在的區域。²³如果，我們接受這種的推測，那麼伊甸園可能就是指著殖民帝國的王室花園，而伊甸園的始祖傳說，也可能成爲了古以色列人後殖民與新殖民始祖神話的文本，不得不在殖民帝國的統治下，以帝國所在之地當成是：

לָךְ-לָךְ מֵאַרְצֶךָ וּמִמוֹלְדָתְךָ וּמִבֵּית אָבִיךָ

「你從本地、從本族、從父家出去...」(創 12:1)

然而，從原住民的後殖民與新殖民處境裡的部落經驗，我們卻可以體會處於後殖民與新殖民統治之處境下的古以色列人，必須以殖民帝國所居住之地，當成是以色列祖先亞伯拉罕遷徙到祖先之地原初之地；而將祖先之地在信仰裡化爲：

אֶל-הָאָרֶץ אֲשֶׁר אָרָאָךְ

「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創 12:1)

以命令嚴肅的句子，來提醒在殖民帝國之殖民教育底下的後代以色列民族，必須緬懷祖先土地，以伊甸園始祖神話來紀念在祖先之地的耶路撒冷王室的花園。間接地，表達了被殖民者在殖民教育底下，必須如同台灣原住民一樣，在統治者的殖民教育樣板裡，高唱：「台灣原住民都是炎黃子孫的後代！」²⁴並教導台灣原住民最初皆是發源於中國大陸來的。²⁵正如在教科書所呈現的內容：

在社會科四上第三單元「臺灣的開發」中，敘述「原住民是早期到臺灣的居民 其中，「到」字的用法象徵在臺灣的住民只是先到與後到的差別而已，故意貶抑原住民其「原住」的事實。況且，今天臺灣原住民祖先從何處來的主張未有定論，而從語言、地緣的關係來看，其與東南亞各地土著的關聯、其密切的程度，是無庸置疑的。所以，在此單元中申言「我們的祖先從大陸來」，

²³ 請閱讀拙作 Walis Ukan (張秋雄)，〈離開！回到祖先之地：在台灣原住民部落經驗裡閱讀創十二 1-3〉，《玉山神學院學報》，17 (2010)：115-134。

²⁴ 「炎黃子孫」是取自司馬遷《史記》中，有關『黃帝』的記載而來。參考杜正勝主編，《中國文化史》(台北：三民，1996)，13。

²⁵ 諸如像陳碧笙，《台灣地方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1990)。





其中「我們」二字早已流露出「大漢沙文主義」的濃厚色彩。²⁶

諸如此類的殖民主義似的教育內容，在新殖民主義的統治下，台灣原住民卻僅能隱藏著部落耆老的始祖神話所建構的民族認同裡，在殖民主義架構下，認同統治者的原鄉，為我們台灣原住民的「本地、本族、父家」。這好像當時已受帝國殖民許久，又再次經歷新的殖民帝國處境下的以色列人一樣，想要在殖民帝國體系下生存，只好將古以色列人的鄉土、民族、和國家的認同，隱藏在帝國之「本地、本族、父家」的殖民教育內容。

上帝又為什麼要將以色列人的始祖亞當夏娃放置在伊甸園呢？這問題就好像我們原住民常說的，為什麼我們總是在殖民統治者所編織的美麗殖民花園裡繼續被殖民呢？然而，對故以色列人來說，聖經經文一開始，就讓已經失去家園，生活在殖民帝國底下的後代古以色列人做為讀者時，知道自己以色列民族，恍如被放置在帝國王室裡的極美花園裡。這種後殖民與新殖民處境裡的部落經驗，是否也提醒了我們原住民基督徒，在閱讀伊甸園以色列始祖神話之時，這個殖民帝國王室裡的花園，正是被殖民的以色列人所幻想的極美之地（伊甸園），在帝國的殖民主義裡被建構成為取代祖先之地（上主所指示要前往之地）的美好之地。甚至，在身為讀者，且身歷其境於帝國殖民底下，藉著殖民帝國之殖民主義所建構的極美理想之地，來合理化殖民所有帝國權勢底下的不同民族的苦境實景。藉此，我們或許可以體會他們不得不將始祖神話裡的伊甸園，放在殖民帝國的領土裡；卻只能將對後代以色列子孫的教導，隱藏在間接的暗示裡，來迎合帝國殖民主義者的統治，表達了編輯者當時的以色列人，或後代的以色列人讀者的後殖民與新殖民處境中的無奈。

蛇—殖民帝國奪取了上主所賜美好的一切

在伊甸園始祖神話裡，蛇的出現改變了所有的一切。在以色列人始祖神話裡，聖經說道：

²⁶ 張耀宗，〈教科書中的原住民圖像〉，《原住民教育季刊》4（1996）：43-49。





וְהַנָּחַשׁ הָיָה עָרוּם מִכָּל חַיַּת הַשָּׂדֶה אֲשֶׁר עָשָׂה יְהוָה אֱלֹהִים

耶和華神所造的，惟有蛇比田野一切的走獸更狡猾。(創三 1)

聖經用「惟有蛇..更狡猾」(וְהַנָּחַשׁ הָיָה עָרוּם)來形容上主所創造的蛇。或重譯成「但是這蛇..變得更狡猾(更精明)了...」。עָרוּם (*arum*) 可以翻譯成積極地「狡猾」(*prudent*)「精明」(*clever*)或負面的「狡詐」(*crafty*)「詭計多端」(*wily*)等意思。若放入到以色列人讀者被擄的處境裏去思考時，我們不難會連想到這裡所指的 וְהַנָּחַשׁ (但是這個蛇...)，很可能就是指殖民帝國。

我們若注意始祖神話裡所使用的語彙，亞當和夏娃他們被放置在這伊甸園時，本身就已經是赤身露體 (עֵרוֹם (*erom*))，或可譯「天真無邪」，根本就不需要蛇的 עָרוּם (*arum*)。然而，亞當與夏娃遵守了蛇的話，吃了上主所禁止的分別善惡樹之後，對於自己的赤身露體，已經加入了感覺羞恥 (וַיִּתְבַּשְׂשׁוּ)。²⁷聖經如此描述：

耶和華神呼喚那人，對他說：「你在哪裏？」

他說：「我在園中聽見你的聲音，我就害怕；因為我赤身露體 (עֵרוֹם)，我就藏了起來。」(創 9：9-10)

因著蛇的「狡猾／精明」עָרוּם (*arum*)，亞當與夏娃赤身露體 (עֵרוֹם)，在與上帝和夫妻之間的關係原本是天真無邪，毫無羞恥的感覺，然而，卻因為蛇的「狡猾／精明」עָרוּם (*arum*)，使整個上主的創造和諧與美好花園，頓使關係產生羞恥、對立、咒詛、與彼此的指責。

蛇在舊約裡被用來說明那邪惡者 (רָשָׁעִים)，詩篇作者說到這些邪惡者，他們的毒氣好像蛇的毒氣一樣 (詩 58：4)；仇敵們的酒是「大蛇的毒液是毒蛇劇烈的毒汁」(申 32：33)，他們必要「舔土如蛇，又如地上爬行的動物」(彌 7：17)。在古代的思想裡，蛇被認為是神明，或半神明的特徵。²⁸

對正處於被帝國殖民處境古以色列人讀者來說，破壞以色列人原本與美好國

²⁷ Richard Kalmin, "The Snake and God in the Garden of Eden: Who's the Hero and Who's the Villain?" *Learn Inspired Jewish Learning*. <http://learn.jtsa.edu/content/commentary/bereishit/5773>

²⁸ James McKeown, *Genesis, The Two Horizons Old Testament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2008), 34.





家、土地、和家園密切關係的「蛇」又是誰呢？我們或許可以想像被帝國殖民處境裡的讀者來說，這「蛇」就是殖民帝國。殖民帝國輪番地殖民以色列人，奪取上主所賜美好的一切關係。雖然，殖民帝國仍然留在自己的土地上，然而卻已受咒詛，甚至終生吃土，不再被興起。如此，來看時，伊甸園的結局卻是被審判和被詛咒（2：14、17）為結局。

但是，為什麼編輯者要如此刻意地使用「蛇」來暗示殖民帝國呢？是不是這種感覺如同當時台灣人所處的景況，也就是當國民黨政權逃難到台灣，於一九四七年五月 19 日頒布了戒嚴，直到一九八七年七月 15 日零時才解除戒嚴，這其間所經驗的感受是一樣呢？在殖民帝國底下豈能容得下反帝國殖民的文獻呢？Roland Boer 提醒我們閱讀創世記必須要注意統治階層和被統治階層的關係，他引用 Mark Brett²⁹ 對於創世記在波斯帝國時期處境，提出：

這僅是創世記那安靜又顛覆性的聲音，要來挑戰這點——編輯者精心地透過創世記的素材來表達這個觀點，編輯者總是力圖避免審查者(帝國)嚴厲的手。³⁰

當編輯者努力要隱藏反帝國，又想要積極力圖建構已長期被殖民的以色列民族時，始祖神話裡的高明敘事，可以讓以色列人讀者，知道這個蛇正是殖民帝國；這蛇——破壞了以色列人原本與美好國家、土地、和家園所有淵源血脈關係的狡猾精明者。

分別善惡樹—殖民帝國的殖民主義

智慧，可以讓亞當與夏娃有能力去面對更大的環境挑戰，要如何面對殖民帝國主義的破壞：首先就是要來脫離殖民帝國狡猾建構的殖民主義思想；第二，就是兩人相互地「知道了」（ $\text{וַיֵּדְעוּ} \text{ וַיִּזְכְּרוּ}$ 「同房」），即是要如何繁衍後代，延續民族的命脈。

²⁹ Mark G. Brett, *Genesis: Procre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00).

³⁰ Roland Boer, "Marx, Postcolonialism, and the Bible," in Stephen D. Moore, and Fernando F. Segovia, eds., *Postcolonial Biblical Criticism: Interdisciplinary Interpretations* (London/New York: T & T Clark International, 2005), 176, 165-183.





知道離開伊甸園，以色列人才能延續民族的命脈（創 4：1）。

在原住民部落裡的始祖神話裡，天神、始祖、動植物、以及大自然的所有關係都是和諧的，這種描寫同樣也都可以在原初以色列人的始祖神話裡發現。然而，分別善惡樹，表達了以色列人不遵行上主的吩咐，又代表遵行殖民帝國的殖民主義可以分別善惡的智慧的结果，會遭致被殖民者自我的認同迷失，甚至整個原來與創造主上帝、大自然、人類與動物、土地（祖先土地）的疏離。這一切皆都來自夏娃所說的：

וַתֹּאמֶר הָאִשָּׁה הִנָּחֵשׁ הִשְׂיֵאֲנִי וְאָכַלְ:

女人說：「那蛇引誘我，我就吃了。」

夏娃的這一句，道出了原初上主所賜給以色列人祖先一切美好的遺產，都因帝國殖民的軍事破壞，造成了國破家亡，甚至離開祖先土地，僅能在被擄之地遙望上主所賜美好的應許之地（祖先之地）；或已淪為殖民帝國權勢下，僅能在祖先之地做寄居的民族。

在米所波大米的吉爾迦美史詩（Gilgamesh Epic）裡的蛇是偷竊了永生之草，而成為具有永生能力者。然而，以色列的始祖神話卻將焦點放在分別善惡樹，而沒有放在生命樹上面。³¹用相當不同的表現方法，來呈現蛇擁有的智慧問題，而不在是否擁有永生的問題。雖然，沒有提到蛇是否被趕出離開了伊甸園，但是，以色列人的始祖神話，要明顯地表達蛇對於分別善惡樹的智慧：

蛇對女人說：「你們不一定死；

因為神知道（יָדַע אֱלֹהִים），你們吃的日子眼睛就開了，

你們就像神一樣（וְהִייתֶם כְּאֱלֹהִים）知道善惡（יָדַעַי טוֹב וְרָע）。」

（創 3：4-5）

以色列人的始祖神話裡，蛇所擁有的智慧只是一半而已，蛇知道吃了會像上主一樣具備分別善惡的能力，或許也知道會帶來問題，但是卻不知道會帶來什麼樣的

³¹ Lawrence Cunningham, John Reich and Lois Fichner-Rathus, *Culture and Values: A Survey of the Humanities* (Wadsworth: Cengage Learning, 2014), 13-16.





結果。³²蛇所知道的智慧是一種想要奪取上主尊嚴的一種褻瀆的行為，更嚴重的事是一個帝國者想要取代神，像神或代表神在地上行使其神聖的權利。這種將帝王視為一種人類想要成為神或像神一樣的一種描述，在古時以色列人所處的帝國殖民時期是一樣的。以色列人自己也效仿王國的制度與意識形態，也將以色列人所膏立的王視為神子在地上的代表。例如：

我要傳耶和華的聖旨 (אֵל חַק)，他對我說：
「你是我的兒子 (בְּנֵי אֲתָהּ)，我今日生了你 (אֲנִי הַיּוֹם יָלַדְתִּיךָ)。」
(詩 2:7)

王為神之子的宣稱與在地上的代表，這是耶和華的聖旨，是來自上主的。這種宣稱王為神子，此神聖威嚴的身分是來自上主。我相信這種將君王視為神子的神聖身分，會讓我們確定殖民帝國的君王更是超出一般神子的權勢，甚至想要像神一樣 (וְהָיִיתֶם כְּאֱלֹהִים) 的意識形態，正是殖民帝國的殖民主義和殖民體制。已經經歷與又正繼續陷入被殖民困境裡的以色列人來說，若接受這來自帝國的殖民主義的果子，最後必然如上主所說的：

וּמַעַץ הַדַּעַת טוֹב וְרַע לֹא תֹאכַל מִמֶּנּוּ
כִּי בַיּוֹם אֲכָלְךָ מִמֶּנּוּ מוֹת תָּמוּת
只是知善惡的樹所出的，你不可吃，
因為你吃它的日子必定死 (מוֹת תָּמוּת)！(創 2:17)

Gunkel 則是認為創二～三是要交代死亡 (death) 是如何進入到人世來，以及人真實的面臨受苦、勞苦和罪惡之中的處境。³³但是，從原住民部落裡的始祖神話的角度，上主所說的「必定死！」(מוֹת תָּמוּת)，並不是僅僅在說明人類為什麼會死亡的溯源，「必定死！」(מוֹת תָּמוּת) 更是在說明這一切原初上主所賜給的和諧的處境，人類與天神、始祖、動植物、以及大自然所有有機生命的關係皆要被切割；

³² David W. Cotter, *Genesis*, BERIT OLAM, Studies in Hebrew Narrative & Poetry (Collegeville: The Order of Saint Benedict, 2003), 35.

³³ Hermann Gunkel, *Genesis*, trans by Mark E. Biddle. Mercer Library of Biblical Studies (Macon: Mercer University Press, 1997), 22.





甚至接受殖民主義的意識形態和殖民智慧體系之後，將導致唾棄祖先的一切遺產、文化傳統、宗教祭典、和傳統律法，最後民族的生命終必消失死亡於殖民帝國的殖民主義統治底下。

如此看來，從原住民始祖的神話角度，再來看古以色列人的始祖神話時，我們不能不說，以色列人的始祖神話裡的分別善惡樹，有在警惕後代的以色列人，不可接受殖民帝國所教導的智慧，因為，這是殖民主義的果子，正是會導致被殖民者和以色列人滅亡之時。蛇引誘以色列人始祖，又吃了分別善惡樹，破壞了原本和諧整個關係，最後以色列人必然被殖民帝國滅亡。

生命樹—攫取生命樹為耶和華上主的原意

古以色列人的始祖神話和台灣原住民的始祖神話類似，也常會說到有關人類為什麼會死亡的原因。這個主題和其他有關男人為何一生勞碌，女人為什麼要承受生產之苦而不是男人，以色列人的最原初始祖是誰等等，所關聯的古時溯源的主題被連結起來做陳述。讓以色列人後代透過這個始祖的神話傳統，可以連結祖先的淵源，更可以深深地連結在自己的民族認同基礎上。我們已經知道蛇是帝國的象徵，或換一個角度：以色列人曾經經歷過埃及帝國的威脅與統治過，Wadjet女神就是用蛇作為她的圖騰，並鑲在埃及王的王冠上，來代表埃及法老王的智慧與尊榮。³⁴

然而，藉著另一顆生命樹，始祖神話裡，雖然說明了蛇聰明到可以知道如何取代上主的智慧；然而，關鍵卻不在智慧，而是以色列始祖亞當與夏娃無法再取得的生命樹果子的問題。也間接地提醒了以色列人，當以伊甸園始祖神話，來紀念在祖先之地的耶路撒冷王室的花園中的聖殿，神聖聖殿裡的創造之神是以色列人得著智慧和生命的來源。von Rad 說到：

若比較國家的感性神話，我們的故事(伊甸園)是如此的簡潔和嚴肅，讓在伊甸園生命的意義，包括在完全順服神的問題上，而不是關注於快樂和自由地

³⁴ John H. Walton, *Genesis, The NIV Application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09), 37.





從痛苦脫離的問題等等。³⁵

因此，以色列人當遵守與實踐上主的話語，以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在過去的傳統解釋裡，我們都認為以色列伊甸園始祖神話，這是上主對於始祖亞當和夏娃的審判之地，和墮落之地。然而，卻忽略了生命樹的角色，人雖然已經擁有了恍如帝國花園榮耀式的帝國殖民知識，但是，對於古以色列人來說，卻是失去了得著來自上主要讓人類得著永生的美意。縱使，古以色列人目前仍然還是繼續在帝國殖民的輪番統治底下，古以色列人仍然，還是可以得著生命樹，且這生命樹不是要前往殖民帝國去學習，關鍵在於順服和遵守上主的話，了解上主才是智慧的開端。

耶和華神吩咐那人說：「園中各樣樹上所出的，你可以隨意吃，只是知善惡的樹所出的，你不可吃，因為你吃它的日子必定死！」（創 2：16-17）

在古米所波大米亞的環境裡，始祖神話裡的罪惡素材，就是以色列人的不遵守上主的話。這罪惡是一個負面，且是一個敵對的超自然者；然而，生命樹在古時文明的環境裡，卻也是人類懼怕死亡，徒勞地想要學習蛇的脫皮，可以尋求長生不老的愚昧。³⁶

這一句話，暗示了始祖亞當與夏娃在伊甸園裡，隨時都有機會去吃生命樹上的果子，然而，他們卻沒有關注在自己的生命是否永續；在帝國殖民的處境裡，卻沒有去關注自己民族的生命是否還可以延續永存的問題，而僅是在是否能得著殖民帝國的王室智慧為最顯著。只有當始祖亞當與夏娃知道殖民帝國的結局會帶來真實的死亡與羞恥之後，他們或許才想到上主也有安置生命樹在伊甸園裡的問題，或如 Towner 所說：生命樹被放置在始祖神話的結尾，是相當地突兀（anticlimactic），很像是一個事後才有的想法（afterthought）。³⁷然而，我喜歡 Coats 的說法，認為始祖亞當與夏娃被趕出伊甸園之後，就暗指了生命之樹不能是次要的，它最後被矗立在高潮的中心。而唯一可以阻止人去取得生命之樹，就是死亡。因此，上主對於始祖

³⁵ Gerhard von Rad, *Genesis: A Commentary*, The Old Testament Library (London: SCM Press, 1972), 81.

³⁶ Ada Feyerick, Cyrus H. Gordon and Nahum M. Sarna, *Genesis: World of Myths and Patriarch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6), 60.

³⁷ Sayne Sibley Towner, *Genesis*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1), 44.





亞當與夏娃不服從的審判，是無法讓人忽視，且充滿著悲劇性。³⁸正如 **Jame Barr** 所說：創二～三是說明了上主的本意是讓人得永生，但人卻失去了得著永生的機會，因為不順服。如此，伊甸園讓人與上主隔離，也讓人類的生命與永生隔離。³⁹

所以，後代的以色列人讀者在閱讀與思考自己民族的始祖神話的這個人類不順服之犯罪的典範（a paradigm of sin）之時，⁴⁰生命樹在始祖神話裡就會警惕以色列人：唯有遵守上主的話語，才是得著智慧與生命之道，並且，透過始祖神話會深知攫取生命樹為耶和華上主的原意，這個主題最後都存在與整個後期的編輯主要神學裡。在亞當夏娃始祖神話裡，上主已經封鎖帝國者境內，任何以色列人取得帝國智慧與永遠生命的道路，提醒了唯有尋求耶和華，創造以色列民族的上主，才是真正智慧和永生之道。

結論

台灣原住民部落裡的部落耆老口中，仍然傳頌的始祖神話口述傳統，可以成為我們台灣原住民基督徒詮釋聖經經文很好的素材。藉著台灣原住民自己後殖民與新殖民的經驗，開展了故以色列人可能的帝國後殖民和新殖民處境裡的經文反思。透過以上的分析，創二～三伊甸園的神話素材，不是要教導後代以色列人有關「原罪」的教義，更不是要教導西方大男人沙文主義，來貶抑女性為禍首之聖經經文。我們若從台灣原住民部落裡的始祖神話角度來分析時，我們可以發現創二～三伊甸園的神話素材，提供了古以色列人連結上主、祖先淵源、祖先土地、大自然、動植物、和民族認同的一個重要文本。除此之外，創二～三伊甸園的始祖神話素材，卻也隱含了反帝國殖民的意識形態和信仰，要讓代代以色列人提防殖民帝國的殖民主義的傷害，因為，這來自殖民帝國的誘惑會帶來民族死亡的地步。

³⁸ George W. Coats, *Genesis: With an Introduction to Narrative Literature*, The Forms of the Old Testament Literature, vol.1 (Grand Rapids: William B. Eerdmans Pub., 1983), 57.

³⁹ James Barr, *The Garden of Eden and the Hope of Immortality*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3), 4.

⁴⁰ Gordon Wenham, *Genesis 1-15*, Words Biblical Commentary 1 (Waco: Word Books, 1987), 90.

